

· 综述 ·

关于人种问题的讨论

席焕久 李文慧*

(锦州医科大学生物人类学研究所, 辽宁 锦州 121000)

[摘要] 我们在本文中回顾了人种概念及其发展过程, 分析了当前“人种”、“民族”和“族群”概念的混乱应用的原因, 提出了区别这些概念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区分建议。同时指出, 虽然人种的界限在模糊, 人种的差异在缩小, 人种的概念在淡化, 但人种的概念还不能废止。在实际工作中, 要根据语境正确使用这些概念。当前, 人种的概念受到了质疑, 但无论人种的概念是否有生物学基础, 都不能成为种族主义的论据。

[关键词] 人种; 民族; 族群; 概念

[中图分类号] Q98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6098/j.issn.0529-1356.2023.05.016

Discussion on racial concept

XI Huan-jiu, LI Wen-hui*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J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Liaoning Jinzhou 121000, China)

[Abstract] We reviewed the concept of race and its development, analyzed the chaotic application of “race”, “ethnicity” and “ethnic group” at present, put forward the importance of distinguishing these concepts and put forward specific suggestions for distinguishing them. It was also pointed out that although the boundaries of race were blurr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aces were narrowing, and the concept of race was fading, the concept of race can not be abolished. In practice, these concepts were used correctly according to context. At present, the concept of race was questioned, but whether the concept of race had a biological basis or not, it cannot be used as the reasons for racism.

[Key words] Race; Ethnicity; Ethnical group; Concept

人类学研究中经常使用人种和民族的概念。在流行病学也广泛应用, 因为人的健康与疾病也表现出人种/民族的差异, 人口的分组方法直接影响健康的调查和各种现象的解释。此外, 在医学遗传学、精神、神经科学乃至人口学、人口普查、媒体报道、社会科学中等也常应用这些概念^[1]。然而, 由于东西方文化不同, 这些概念产生的背景不同, 外加这些概念的多种含义, 使这些概念变得模糊。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对该概念的理解不断加深, 研究人员往往混淆、混用、滥用民族与人种、族群的概念。如在媒体中有时把“民族冲突说成种族冲突”, 在论著中也常常出现“中国人种”、“日本人种”、“日耳曼人种”、“英国人种”等诸如此类的说法^[2], 引起概念混乱与误解。

实际上, 学者们对人种的概念一直存在分歧。从 19 世纪早期开始, 人种的概念就明显影响着人类

生物学和生物医学的研究^[3]。由于人种缺乏生物学基础, 有人提出人种分类没有科学性^[4], 用人种分类没有意义^[5,6]。近年来, 有些学者提出要取消人种这个概念^[1,7,8]。是否应当取消人种这个概念及如何在人类学、流行病学等研究中正确应用民族、人种、族群这些概念, 我们发表粗浅的看法, 供大家一起讨论。

1. 人种的概念及其发展

1.1 人种概念: 人种 (race) 也称种族, 传统上是根据遗传的体质特征来区分的人类群体。这个概念是法国哲学家兼医生伯利埃 (Francois Bernier) 1684 年首先提出来的^[9]。这些体质特征有遗传性, 能传给后代, 不会因环境变化而发生更大改变, 一般不受年龄和性别的影响, 是在一定的地域内, 长期适应自然环境形成的。所有现代人都是相同的多形种 (polytypic species), 是智人 (homo sapiens)。人种不是生物学上的物种 (species), 相当于动物界中的亚种。人种指群体而不是指个体, 每一个人都有一系列体质特征, 但没有一个个体完全符合所有的体质特征, 也没有真正的纯种。人种也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10]。

[收稿日期] 2022-04-18 **[修回日期]** 2022-05-14

[作者简介] 席焕久 (1945—), 男 (满族), 辽宁省绥中市人, 教授, 硕士。

* 通讯作者 (To whom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E-mail: wenhuili@jzmu.edu.cn Tel: (0416) 4673433

早在公元前 1350 年,古埃及就根据人的皮肤颜色进行分类^[11]。13 世纪,马可波罗 (Marco Polo, 1254~1324) 在他的旅行中曾提到波斯 (Persian) 人种^[12]。16 世纪初“人种”首次出现在英国语言时,成为物种的同义词。

人种概念的提出见表 1。古希腊也都知道黑色皮肤的非洲人,称他们为黑人,意思是“晒焦的人”,希罗多法 (Herodotus) 还做了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斯基泰人 (Scythians) 记录,斯基泰人有浅色皮肤和红火浅色毛发,与希腊东方人深黑皮肤、毛发明显不同,也知道来自印度的黑皮肤人。一般来说,罗马人之间有很少的生物学差异。古罗马至少有像希腊各种不同的人,有广泛的知识证明这些人是来自欧亚大陆的西部和北非的。他们甚至有限地接触向西探索到土耳其斯坦的中国汉人。

17 世纪初,人种用于表示不同文化意义的人群,称英国人种,日本人种,犹太人种等。柏利埃根据地理分布和一些体质特征 (肤色、身高、鼻型、发质和发色等) 将人类分为 5 类 (表 1)。欧洲人还包括北非、阿拉伯国家、印度和相关地区的人;非洲人包括所有黑人。从 18 世纪起,在一些差异的基础上人类被划分为 5 个人种,后来因社会文化等因素又分出许多小人种。

瑞典的林奈 (Carolus Linnaeus) 1735 年在他的著作“自然系统”进行分类,且分别具有不同的脾性,例如,欧洲人被说成是活跃、乐观自信的,亚洲人被说成是抑郁的,美洲人被说成是红皮肤、头发浓密、暴躁、果敢、自由的,非洲人被说成是迟钝和粗心的等等。18 世纪,在第 10 版 *Systema Naturae* (1758) 中,林奈提出生物分类系统,提供了我们物种的

表 1 人种概念的提出
Table 1 Racial classification

提出者 author	时间 time	分类根据 taxonomy	人种分类 racial classification	说明 note	文献 literature
古埃及 Ancient Egypt	1350	肤色 skin color	埃及人、东方人、北方人、非洲大陆人 Egyptian, Oriental, Northerner, Continental African		[11]
马可波罗 Marco Polo	13 世纪 13th century		波斯人种 Persian		[12]
柏利埃 Francois Bernier	1684	肤色、身高、鼻型、发质、发色等 skin color, stature, nasal type, hair quality, hair color, etc	欧洲人、非洲人、亚洲人、拉普人、北美印第安人 European, African, Asian, Lapps, North AmericanIndian		[9]
布冯 Buffon	1749	肤色等 Skin color, etc	拉普兰人、鞑靼人、南亚人、欧洲人、埃塞俄比亚人、美洲人 Laplender, Tartar, South Asian, European, Ethiopian, American		[13]
林奈 Carolus Linnaeus	1735	地理,参考肤色、发色发型、个人观感 geography, reference skin color, hair color and type, personal appearance and mental characteristics	欧洲人 (白色)、尼格罗人 (黑色)、亚洲人 (黄色)、美洲人 (红色) European (white), Negroes (black), Asian (yellow), American (red)		
布鲁门巴赫 JF Blumenbach	1781	头型、肤色、发色、发型、眼色、身高等 headform, skin color, hair color, hair type, eye color, stature, etc	黄种 (蒙古)、红种 (美洲)、白种 (高加索)、棕种 (马来)、黑种 (埃塞俄比亚) yellow (Mongolian), red (American), white (Caucasian), brown (Malaysian), black (Ethiopian)	按肤色分类是有随意性,组间表达有重迭,排除了未入表中的人 Classification by skin color is arbitrary, overlapping between groups, excluding people not included in table	
居维叶 Cuvier	1790		高加索人、蒙古人、尼格罗人 Caucasian, Mongolian, Negroes		[14]
库恩 Coon	1962		高加索、蒙古、澳洲、刚果、好望角 Caucasian, Mongolian, Australian, Congolese, Cape		
	现在 now	肤色等 skin color, etc	黄种、白种、黑种、棕种 yellow, white, black, brown	或黑+棕=赤道 or black + brown = equatorial race	

根据 Gossett, 1963; 马可波罗, 2007 等文献整理
According to Gossett, 1963; Marco Polo, 2007, and other literature review

名字——智人(*home sapiens*)并分辨出 5 个亚种或人种。

1775 年法国的布鲁门巴赫(J.F. Blumenbach, 1775~1840 年)收集了大量的生物人类学的材料(包括颅骨),建立了最大的材料库,以便更好地理解人类的生物学多态性。他并不认为人种间有高低之分,并且认识到相近人群之间在外表上有过渡的表现。尽管布鲁门巴赫了解的有限,决定有点武断,分类简单,但仍分辨出 5 个人种。他也是第 1 个用高加索人(*Caucasion*)这个术语。人种的特征指标包括:(1)肤色,或许是最重要的形态学特征(在文化人种范畴),人皮肤直接暴露于环境,肤色可能受自然选择的影响;(2)眼形,内眦褶;(3)毛发形状,卷或直的;(4)头指数。

到 19 世纪中叶,人种的顺序基本按颜色程度分类。欧洲人也在这个分类中,北部好于南部。邻近的意大利和希腊人有点黑。大多欧洲人认为非欧洲人是不文明的,因为其文化不同。这种观点起源于生物决定主义(*biological determinism*),认为体质特征控制各种行为并与智力、道德、价值、能力有关,甚至也与社会与经济情况有关。换言之,文化差异与生物学差异一样是遗传的。1850 年后,生物决定主义占主导地位。Francis Galton (1822~1911 年)认为,在 19 世纪的欧洲,由于自然选择的失败,普遍担心文明社会变弱,要完全排除不适合的和低等的成员。Galton 写文章演讲提出建议,必须改善人种,调正婚配管理和家庭大小。

1962 年美国人类学家库恩(Carleton S Coon, 1962)也划分五大人种(表 1),但是内涵有所不同。高加索人种分布在欧洲、西亚、北非和印度,他将日本北海道人包含在内;蒙古人种包含东亚、东南亚诸岛的人和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旧称爱斯基摩人)以及美洲印第安人;澳洲人种指的是澳洲土著人;刚果人种包含西非刚果河流域和撒哈拉沙漠以南大部地区的人;好望角人种包括南非的黑人^[15]。

人种的研究催生了人种学(*Raciology*),又称种族人类学(*Racial Anthropology*),是研究现代人种族的划分及其起源、演变、分布和体质特征的科学,《新英汉辞典》多次版本都将人种学译为 *ethnology*^[16],有的译为 *ethnography*,而实际上应称 *raciology*。人种学是近现代西方学者以人类群体的体质特征为标准,对地域人群进行分类研究,传统上被认为是体质人类学的分支之一。

1.2 人种划分的标准:早期的人类学家往往按地理位置和体质特征(主要包括肤色、发色、眼色、下颌、头型、鼻型、发型、毛发疏密、脑容量等)划分人种,此外还有生理、生化、(血型、PTC 尝味等)遗传学等

指标。活体的人种划分标准可能二十多种或更多,考古学中常用的人骨材料主要是颅骨,颅骨的人种划分标准就有十多个,诸多特征又可分为“描述性”的和“测量性”的两类^[8]。

活体与颅骨采用的人种划分标准不同,有的标准只适用于大人种,而不适用于某个人种内部的诸多类型^[8]。

一般根据体表特征将全世界七十多亿的人口分为三或四大人种(分别称三分法、四分法),即黄种人又称蒙古人种(13 世纪蒙古入侵欧洲时人们看到的),或亚美人种(居住在亚洲和美洲);白种人又称高加索人种,或欧亚人种(居住在欧洲和亚洲),欧罗巴人种;黑种人又称尼格罗人种(*Negro*,该词逐渐成贬义词,表示对那些不愿挺身而出争取自身权利黑人的蔑称,被认为带有种族主义色彩而改用 *Blacks*),或非洲人种。另外,有人将黑种人和棕种人(又称澳大利亚人种)合并为赤道人种,则全世界有三大人种。澳大利亚人种眼眶上方眉脊比其他入种都粗壮,牙不退化,这些特征与众不同。从来源上说,他们很可能来自爪哇猿人,与非洲人分离时间久远,所以单列一种,称澳大利亚人种。这样,世界上有四大入种^[15,17]。

在各大入种接触的地区,形成了很多过渡的小入种。例如,生活在欧亚交界地区的乌拉尔人种是黄种人和白种人混血的结果,非洲东北部埃塞俄比亚人种是白种人和黑种人混血的结果,波里尼西亚人种是黄种人和黑种人混血的结果。

中国人主要是黄种人或蒙古人种,具有黄种人的各种主要特征。但是,中国北方的有些民族混有白种人的血统,如维吾尔族和回族的肤色、发色和眼色较浅,头发呈波形,鼻子较高。

1.3 人种的形成:人类远祖在大约 200 万年前或稍晚时走出非洲,先后扩散到亚洲、欧洲、澳洲和美洲等不同地区。各地区人群相对独立地不同环境中进化,不断适应当地环境。非洲大部地区纬度较低,阳光强烈,导致皮肤变黑,而欧洲相反,加之气候湿润,肤色较浅,东亚则介于两者之间。但也有例外,加拿大北极地区的美洲土著,暴露在较强紫外线下,导致肤色较深^[15]。

1.3.1 人种的形成是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地理环境隔绝引起的遗传漂变过程正是人类种内分化,趋异适应而形成不同的种内生态型(即不同入种)的结果。这个过程不仅形成了四大入种,而且也形成了与四大入种密切关联的很多小种群类型,如外表像澳大利亚人,但头发卷曲的塔斯马尼亚人(*Tasmania*)等。

入种的各种性状都与特定的地理区域有关。如

体型大小、头发结构、口唇眼鼻都与生活的地区气候冷暖有关,皮肤颜色与纬度有关。由于高山、深谷、大河、沙漠等天然屏障,使人群断绝来往,形成隔离,发生人种分化。人类的混杂也影响人种发展。历史上,许多人种多次往复迁徙,造成中间类型的人种出现。

由于早期人群迁徙时,四大人种的特征尚未形成,迁徙人群长期适应当地的地理生态环境而成不同的人种。四大人种如美洲印第安人除了具有一般黄种人特征外,还有鼻梁稍突,鼻尖下垂的特征。这可能与美洲印第安人是当初黄色人种从亚洲经西伯利亚,然后经白令海峡进入时,黄色人种特征尚属人种形成早期,进入美洲后长期生活在美洲而形成的特殊生态适应有关。

1.3.2 社会文化进步对人种形成起重要作用:在研究人种特征时,还必须考虑到人的社会性,生产实践与社会文化对人种形成的作用。人类的婚配受社会文化影响,基因重组与人群大小有密切关系^[10,18]。人种的分化,约10万年以前就开始了,距今4~5万年前人种分化明显。在人种分化的早期,自然选择起着重要作用,在人种发展的后期,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人种混杂频繁,人种界限模糊。15世纪前典型人种特征在一些人群中变得越来越模

糊,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绝对的纯种。

2. 人种、民族、族群

人种、民族、族群都是外来语,三者含义很相近,过去区分并不严格,加之字典注释的模糊,很容易混淆(表2)。这些概念看似简单,但相互交织,各种情况不同,文化各异,变得非常复杂,学者们有很多争议,莫衷一是。许多人利用各种体质性状及生理特征等提出了多种人种分类方法,从最少的两分法(白人和非白人)到最多的50~60种分法,在每一个大人种或人种中,都包含着众多的民族,同时,也有一些民族是由两个甚至多个人种混血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族群可能是一个民族,也可能不是一个民族;而民族不仅可以称之为族群,还可以包含若干不同的族群。民族的概念有很多表述,常与种族、血统、国家和宗教等相混淆^[19]。“族群”(ethnic group)的定义不少于20种。这些概念的应用混乱,常引起误解,需要做基本的甄别。

2.1 民族:“民族”一词是随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由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从国外引进来的,1899年第1次引用和使用该词^[19]。古希腊文“ethno”(英文音译ethnos,有时也写作ethno)这个词所表达的涵义是民族,与我国的民族定义相吻合。

表2 英汉字典对3个概念的解释
Table 2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annotation

《新英汉词典》(1976) <i>New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i> (1976)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1998) <i>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i> (1998)	《英汉大词典》(2014) <i>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i> (2014)	《有道词典》 <i>Youdao Dictionary</i>
人种,种族,民族 race		人种,种族,民族 race		
家族,世系 race		血系,宗族世系门第 race		
种族的 ethno, Ethnic		种族的 ethno, ethnic		
族群集团,族群 ethnic group		民族的,部落的 ethno, ethnic	人种学的,异教徒的 ethno, ethnic	民族的,少数民族,人种的,异国风味 ethno, ethnic
		族群集团 ethnic group	族群 ethnic group	
		少数民族,种族社区 ethnic group	同一文化的种族或民族团体 ethnic group	同种同文化之民族 ethnic group
种族地位、特点、渊源,种族划分 ethnicity		-	种族地位、特点、渊源 ethnicity	种族划分 ethnicity
人种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 ethnology		人种学,民族学,人类文化学 ethnology	民族学 ethnology	人种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 ethnology

《新英汉词典》:新英汉词典编写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Hornby AS 著,李北达译,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英汉大词典》第2版:陆谷孙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New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Compiling Group of New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6;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Hornby AS, Translated by Li BA, Commercial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2nd Edition. Edited by Lu GS,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4

相应地, Ethnology 是民族学。这个译名是 1909 年蔡元培提出的, 1926 年从德国传入我国^[20]。

民族(ethnicity)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具有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类共同体。过去, 民族用 nationality 表示, 1994 年后该词多用于表示国籍。

广义的民族泛指在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共同体, 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土著民族等, 甚至氏族、部落也可以包括在内。或用以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各民族, 如中华民族、阿拉伯民族等。狭义的民族, 指现代各个具体的民族共同体, 如英吉利人、德意志人、汉族、满族等。

形成民族的物质基础和最主要的标志是有共同的经济生活, 即人们日常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共同的地域是共同经济生活的必要条件, 共同的语言是人们进行密切交往的工具, 而共同的文化与心理特点则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民族反映了文化上的差异^[21]。

目前, 世界上共有两千多个民族, 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国家。各民族的人口多寡不一, 悬殊极大。人类大百科全书认为, 民族数与语言数相当^[22](专家们估计 6800 多种语言), 但使用同一种语言不一定是同一民族。汉族人口最多, 达 12.2 亿。生活在南美洲火地岛的雅马纳人(Yamana), 人数最少, 仅有几十人。人口上亿的民族有 7 个, 百万以上的民族有三百多个, 十万以上的民族有七百七十多个, 这些民族占世界人口的 99% 以上, 而其余一千多个民族的人口尚不足世界人口的 1%。人口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 亚洲占 58%, 欧洲占 17%, 美洲占 14%, 非洲占 10.5%, 而大洋洲只占 0.5%。

共同的语言是民族构成中的基本要素。从语言分类上, 通常根据不同语言之间的亲疏关系, 将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语言划分为印欧、乌拉尔、阿尔泰、汉藏、阿非罗-亚细亚、南亚、南岛、达罗毗荼、阿伊散、尼罗-撒哈拉、高加索和班图等 12 个语系, 语系下面再依次划分若干语族、语支。每个语支又包含数种语言。

中国共有 56 个民族, 根据 2016 年《中国统计年鉴 2013》, 全国总人口约 13.7 亿, 汉族人口占 91.66%; 其余的 55 个民族人口占 8.4%。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 壮族人口最多, 约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15.2%; 人口在 1000 万以下, 100 万以上的, 有蒙古、藏、苗、彝、布依、朝鲜、侗、瑶、白、土家、哈尼、哈萨克、傣、黎等 14 个民族。

汉语归属于汉藏语系, 少数民族语言分别归属于阿尔泰语系, 南亚语系, 南岛语系, 印欧语系。

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该民族在特殊的气候、生态、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生存适应策略。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如同生物多样性一样, 是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基石, 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

2.2 族群: 族群(ethnic group)的含义中有中文的“人种”的因素(如在生理和生物特性上的差异), 但它所表达的主要是由于人们在宗教信仰、语言、习惯等文化上的差别而形成的人类集团^[2]。

“族群”译自英文 ethnic group, 最早是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使用, 1961 年被收录《韦氏新国际词典》^[23]。台湾学者率先提出此译法, 20 世纪 70~80 年代西方的族群(ethnicity, ethnic group)概念被介绍到中国, 引起学界广泛兴趣。台湾人类学界首先热衷于使用该词, 并做了大量的“族群问题研究”, 随后香港学者也开始偏好使用此词, 后来此词传入大陆, 也得到部分学者的赞同。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他们的论著中使用“族群”一词^[24]。

有些学者认为, 族群是人们在交往互动和参照对比过程中自认为和被认为具有共同的起源或世系, 从而具有某些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范畴^[25]。

1965 年, 日本学者涩谷和匡^[26]就将族群界定为“由于具有实际或虚构的共同祖先, 因而自认为是同族并被他人认为是同族的一群”。德国社会学家马科斯·韦伯(Max Weber)和挪威人类学家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24]的相关论述对学界影响较大。1969 年, 巴斯^[27]在《族群与边界》一书的序言中说: “族群这个名称在人类学著作中一般理解为用以指(这样)一个群体: (1) 生物上具有极强的自我延续性; (2) 分享基本的文化价值, 实现文化形式上的统一; (3) 形成交流和互动的领域; (4) 具有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的成员资格, 以形成一种与其他具有同一秩序的不同类型。

马克斯·韦伯^[28](Max Weber, 1961)的定义是: “某种群体由于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 或者由于迁移中的共同记忆, 面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 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相当重要, 这个群体被称为族群”。也有学者认为, 族群是相信并分享共同的历史、文化或祖先的人群。一般具有以下要素: (1) 共同的名称; (2) 共同祖先的神话; (3) 共享的历史记忆; (4) 共同的文化元素; (5) 历史家园的联系; (6) 团结感等^[29]。

尽管“族群”一词颇受青睐, 但遗憾的是它却没有一个广为人们接受的确切定义^[30]。

3. 对人种概念的质疑

人种是根据居住的地区划分的, 即所谓地理人种^[31]。由于人的居住地不断变化, 特别是近百年来

的变动更大,人种也是变动的,所以一般是以公元1600年前的状态为依据^[18]。

人类的生物多样性反映人的差异。早期,人们依靠简单的视觉,观察人的大小、性状、颜色,以此分辨不同人群的差异,见到最大的差异就是皮肤颜色,其次是人体大小、体型、面型、头型,把有共同祖先的人作为极相似的人,把不同外观作为人种的界限。20世纪医学技术的发展,诞生了一些诸如血型、酶、一些生物化学因子等更有区别能力的指标。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迫使人们拒绝接受表浅的外观分类,怀疑把智人分成几个人种是否反映人的多样性^[14]。

1967年,英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班顿(Michael Banton)采用综合学科研究方法,出版了《种族关系》(*Race Relations*)一书,证明种族概念完全没有科学性^[4]。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的理论认为,种族的生物概念不仅没有科学性,而且继续使用种族一词将会使种族压迫的意识形态合法化。20世纪晚期的基因研究发现,不同种族成员之间没有什么区别^[32]。相应地,西方学界产生了一种氛围,认为族群研究中使用种族概念是危险的,会导致种族主义倾向。许多学者有意回避使用“种族”(race)一词,代之以不那么敏感的“族群”(ethnicity)^[24,33,34]。人种是文化概念,不是生物学概念。也有人说人种基本上是政治概念,而不是科学概念^[3]。1996年,美国体质人类学家协会^[35](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al Anthropologists, AAPA)发表了一份关于人种的生物学方面的声明,拒绝接受没有科学效用的人种概念。这些质疑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3.1 分类指标不确切:种族原本被期望反映共享的从共同祖先处传承的遗传物质,然而早期学者却用表型性状分类,通常是肤色。人类展示出数百种明显的性状,从肤色、发型、面部特征到血型、色盲和酶等。基于表型的分类方法,人们要问,哪些性状是主要的?这是个永远的难题。早期的科学家,把肤色放在首位。这样,世界人种分成三大人种。这种三分法出现不少问题:(1)术语没有准确表示肤色,白色实际上是粉色、米色或棕黄色;黑色是各种渐变的棕色;黄色是棕黄色或米色。(2)一些人群不符合三大人种之任一种,如:波利尼西亚人古铜色皮肤是高加索人种还是蒙古人种?南部印度的很多人有着深色皮肤,但是面部特征和发型与高加索人相近而归入白人。非洲南部喀拉哈利沙漠(Kalahari Desert)的桑人(布须曼人,Bushmen),肤色在棕色与黄色之间,将其归为黄色,但他们与亚洲人无共同的近祖。用单一性状对人类分类类似问题就会出现。用面部特征、身高等两个性状也有困难。乌干达、苏

丹的土著河畔尼洛特人(Nilotes),身材高大,狭长的鼻子,与斯堪的纳维亚人相似,但他们之间居住地遥远,将他们归于同一种族没有意义。用多种指标作为分类标准问题更复杂了,很少或没有一个人同时具备多种性状。

3.2 人种界面模糊:1972年美国生物学家Lewontin^[36]对非洲人、欧洲人、亚洲人、美洲原住民、南亚人、海岛人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遗传变异进行研究,发现6.3%的变异发生在群体间,85.4%的变异发生在群体内,这个种内差异大于种间差异的结论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37]。

人种中皮、毛的颜色差异在地理区域是逐渐变化的而不是突然变化的^[38]。肤色、身高等都是连续性变异特征,不是间断的,从一个人口到另一个人口,肤色从北欧到中非逐渐变深;B型血从西欧到东欧逐渐增多,找不到不同人种间的严格界限。作为划分人种主要指标的皮肤和毛发的颜色在地理分布上逐渐过渡,没有截然的变化。一般来说,皮肤颜色的深浅往往与居住地离赤道距离有关,离赤道近则色深,反之则色浅,如南部欧洲人群的肤色比北欧人深。血型在不同人种没有特异性,只是出现率不同,按地理区域也有过渡渐变,如从亚洲到欧洲B型血出现率逐渐变低。很难确定处于不同人种主要分布区之间的地区(如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人属于哪个大人种。

若画1个圆,按某种标准表示2~4个人种的分布,分割线都将具有双重归属性。如果按照三大人种会有三十多个亚型,诸多亚型之间划分出的更多的具有双重归属性质的连线,换句话说,划分的“人种”中总是有一些人会同时具备两个人种(或类型)的体质特征^[8]。

从生物学角度看,不存在界限分明的人种,人类的人口群体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具有外在共同身体特征的人口群体,其内部的基因多样性与人口群体之间的基因多样性是同样复杂的。现代群体遗传学认为,一个物种的任何成员都不能被认为单独表现了该物种的特点,抽样调查显示,世界上不同人种的两人之间的遗传差异只有7%与人种有关,不同人种的成员之间虽然存在着生物学差异(如肤色等形态),但实际的遗传基础是一样的,人种内部的遗传差异大于人种之间的差异。人种的“描述性”措辞中充斥着含糊性与歧义,同一具头骨会随着测量标准的改变而“显示”出不同的人种特征。如一具头骨的鼻高接近欧罗巴人种,头型接近蒙古人种等;如某项指标属于蒙古人种范围内,另一项指标却接近尼格罗人种数值。对安阳殷墟的头骨,有学者认为有“欧罗巴人种”特征,有人认为属于蒙古人种,

有人认为有尼格罗人种特征;根据新疆洛浦山普拉人头骨的测量数据,有人划归蒙古人种,有人归类为欧罗巴人种。有的学者认为斯基泰人(塞人)与匈奴人是“欧罗巴人种”,也有学者认为两者都是蒙古人种;虽然(史载)成吉思汗的几个儿子都是赤发碧瞳,但不会有人因此探讨蒙古人是否为“欧罗巴人种”^[8]。

3.3 遗传学基础的缺乏:20 世纪初美国人博厄斯(Franz Boas,1940~1966)和同事研究了大约 18 000 个移民家庭,计算出出生于欧洲的父母亲和出生于美国的子女的头指数(头长与头宽的比值),结果显示,成年人和孩子的头型之间具有可以定量的差异。这个发现削弱了当时盛行的关于人种类型天生稳定不变的观点,因为曾经被归于人种差异的特征(头型)不是永远不变的,他提出人种概念是无效的。更为有趣的是,这些表现型的异同并不伴有必然的遗传基础。移民到北美欧洲人的孩子的颅型变化不是基因所致,而是移民内部通婚的结果^[39]。生物相似不必然表明有共同的近祖。深的肤色可以因为某些共同祖先以外的原因所致。16 世纪以前,世界上大多数深色皮肤的人居住在热带,非洲肤色最深,人群的进化不是在潮湿多雨的赤道雨林,而是在充满阳光的开阔草原或稀树大草原。自然选择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40]。

科学证据支持民族/人种的遗传学基础极微弱,需要有明确的科学标准^[41]。最近的遗传学研究表明,无论从谱系或从群体角度看,白种人都是遗传变异的一部分,聚类(群体)分析解释了总体变异相对小的一部分。事实上,3 个大陆人种分组(欧洲、非洲和亚洲)相互不同,基因只占 10%~15%,同一大陆内变异比大陆间差异要大,大多基因变异是不协调的,人口之间找不到明显的遗传学界限,用表型预测生物学其他方面是没有价值的^[42]。从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可知,人类 99.9% 的基因相似,差异只有 0.1%^[43],人类没有纯种,而是混合的人种^[44]。

人类是具有惊人的多样性物种,这种多样性并不是因为数量有限的种族;相反,大量的基因多态性反映了人类对所处环境的适应,最主要的是人的特异性^[45]。

4. 人种概念的倾向

当前,人种概念受到质疑,60 年前,Livingston(1962)争论,用人种概念分类是无意义的,因为要在人种间假设存在绝对清楚的空白裂隙。而基因组学研究提示,作为人类基因组多样性指标的等位基因频率是逐渐减少的,人类有无穷尽的多样性,而不是有限的几组^[1]。

4.1 需要对人种/民族的概念再认识:最近国外的

人类学和公共卫生论文中,再次提出人种和民族是明显不同的概念。

从生物学方面说,人种的概念是假定的。既然是假定的,当然是不准确的,人种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且有重迭,中间有过渡状态也好理解。

肤色等适应性性状常用来界定人种,但这种适应性性状反映了潜在的环境因素对适应性性状的影响,而不是整个基因的不一致,没有一个客观标准确定某一人种,人类有基因多态,这些多态大多反映了个体的差异,但不是种族的差异^[45]。

医学遗传学家建议,在个体水平上,直接评价与疾病相关的基因差异比用人种分类对于理解健康的差异更准确、更有益处。宗教仪式对民族的区分可从 3 个方面理解:文化(语言、饮食、服饰、宗教仪式),符号(信仰、世界观等)和祖先,祖先反映共同历史、边界(障碍)或亲属关系。研究表明,人种与民族在疾病和文化方面有很多不同。

流行病学研究的社会经济包括教育、收入和职业。而民族/人种是一个经历,不是社会经济的结果,也不与其相关。最后一个挑战是缺乏对文化方面的注意,民族/人种是文化中不能忽视的。事实上,文化价值和态度塑造了流行病学中的某些变量。

在人种生物学定义被否定之后,公共卫生学家建议把人种作为社会结构,理解社会相互影响的性质和人怎么接受与联系人种。

从社会文化方面说,民族反映了人种中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是作为人文的同义词,民族成分反映了民族的表达,对每个民族都是如此。在迁徙、文化接触和适应中,历史塑造了个体与群体的健康与生活。需要说明的是:(1)研究者的目的若是根据生物多样性来表述健康的不同(即健康的原因归因于生物或遗传),那么就应当用有关的标记(包括遗传标记)表明不同的生物学基础的人口分组。今天人的生物学差异不是用表型或大洲的位置表示,而是用遗传标记以及其他形式的系统树和历史知识评定。(2)社会多样性。教育、阶层、职业和收入都不同,这也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文化多样性引出了两类问题:文化因素(如宗教信仰、饮食传统、行为、信念和态度等)怎么特别影响某一个族群的健康;根据种族和民族的基础,在社会范围背景下,探讨各组人群怎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方式如何。

在对待人种和民族时有如下几点要特别明确:(1)民族必须以文化标明来定位而不是以生物学标明;(2)按洲分类,如美洲或亚洲文化太庞杂了;(3)国家是政治经济体,没必要是文化体;(4)语言是文化标志,像西班牙的分类从文化上看太庞杂了;(5)白种人、黑种人是社会结构的人种分类,不是民族;

(6) 根据民族和种族的基础确定^[46]。

4.2 注意美国的族群与中国的民族的差别:美国社会各族群是以不同种族为基础存在的,多种族族群形成了美利坚民族;而中国社会各民族是以同种族为基础存在的,同种族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形成了中华民族。

1997 年,美国官方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In the US) 规定的美国入种:(1) 白人或高加索人,(2) 黑人或非洲美国人,(3) 亚洲人,(4) 美国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土著,(5) 夏威夷土著或太平洋岛屿人等,(6) 其他。美国大多数应用与管理文件都要求个人按规定的人种分类表明自己确定的人种类型^[47]。

美国族群社会的形成说明,族群就是以相同种族 (race) 为基础形成的,带有某种文化特点的人群。美国的族群社会是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的产物^[24]。

西方族群和中华 (少数) 民族之间的区别可以概括为:前者具有种族差异,后者不具有种族差异。因此,西方具有种族差异的“族群”,不宜也无法取代我国没有种族差异的“民族”或“少数民族”^[24]。西方的“种族”是进化论的产物。人类学家不能依据生物和生理特征等将人分为几类人种,然而到底有多少人种,哪些人属于哪一种,并无定论。古人划分华夏与蛮夷种族、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界线是文化差异和文明程度,没有人类学中的种族因素。因此,西方“种族”观和中国传统“种”“族”观从源头上就不同。虽然翻译时字面上相同,但实质含义不同。故西方以种族为基础的“族群”和中国的“少数民族”也不能互相混淆。因此,中国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多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差异,是同质文化间的差异,与美国各族群间的异质文化差异不能相提并论^[24]。

4.3 目前人种的概念还不能取消:国外的一些文章认为种族是观念现实,不是生物学现实,是社会文化分类,不是生物学分类,人种的定义缺乏科学根据。美国等西方国家往往一提人种就与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所以有人希望取消这个概念。

然而,在医学领域,某些疾病具有人种特点,对诊断、预防疾病、在靶向药物及基因组学等诸方面确有实际意义,人种可能与疾病相关的遗传差异有关。人种的生物学概念在体质人类学、临床、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中具有有限的用处。从生物人类学观点看,应用人种是方便的,因为某些生物学性状在某些群体中占主导,有助于进行地理学上的分组。镰刀形细胞贫血病只限于非洲或黑色人种,所以用人种可能临时解决对人的差异的描述及有关疾病类型的表达。

主要人种 (白、黑、黄) 的已知基因频率略有差异。环境中/文化因素中,人种和疾病危险可能存在于同一地理区域,很明显的人种/民族与其他疾病的患病率可能是宽广类型的一部分。在评价环境因素对疾病影响时,研究设计要考虑人种/民族的作用^[21]。比如,大多数研究表明,黑人患高血压的比例明显高于白人^[48]。非洲裔美国人的肺癌、支气管癌、结肠癌、直肠癌、乳腺癌 (女性)、宫颈癌和前列腺癌的死亡率都高于美国其他族群^[49],白人基底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的患病率为非裔美国人的 80 倍^[50]。黄种人乳糖耐受的能力明显低于白人^[51]。

在司法及法医领域,人种的表型特点 (如肤色、眼型、卷发程度等) 比 DNA 或其他方法更易确定个体,有助于识别。

此外,人类工程学也需要,如设计汽车、飞机的座舱必须适应人的大小、坐高、臂长等所占据的空间,设计太空服装,潜水设备,防火的呼吸设施或其他的保护衣服必须考虑人差异的总体范围,包括所有人种和不同性别;与人们日常生活、工作相关的各种设备都要适合人体尺寸的范围;其他的人体差异 (呼吸频率、气味、出汗等) 也必须予以考虑;因而这个概念还不能取消。

事实上,认为种族具有生物学意义的观点一直都存在。2014 年 5 月 9 日,美国《时报》刊文称,新的人类基因分析否定了以往认为人种没有生物学基础的论点,认为人种有生物学意义^[24]。

1921~1990 年,美国流行病杂志中有一半涉及民族/种族的概念。2013 年 Moubarac 曾对 2009~2010 年期间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领域高影响因子的 7 种杂志 (如 *Am J Epid*, *Social Science*, *Medicine* 等) 的 280 篇文章进行分析,发现未提及人种/民族的只有 7.5%,在提到人种/民族的文章中,区分人种与民族的 35.7%,不区分的 64.3%^[41,46],这些文章中 81.4% 的研究背景是美国,其次是英国 (5.7%)。中国杂志提及人种/民族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们用人种/民族做主题词,仅从中国知网就查到 3583 条 (1971. 1. 1~2021. 12. 17)。2020 年 10 月 PubMed 搜索显示,从 1971 年到 2020 年 10 月 23 日,高加索人出现的次数超过 114 252 次,高峰 (6000 次以上) 出现在 2011~2017 年间,生物医学研究和临床医学研究的许多领域都是常规地应用高加索人、高加索人种,1971 年以来,高加索人、黑人、蒙古人种分别出现 66 778 次、81 399 次和 72 542 次^[52]。

20 世纪前半叶,在医学科学中,民族的应用已超过人种的应用,而到了后半叶,则广泛应用民族概念。

人类远祖走出非洲后扩散到亚洲、欧洲、澳洲和美洲不同地区,各地区人群由于遗传漂变,产生遗传上的差异,逐渐形成不同的人种。本来各大人种各具有一些主要特征,300 年前人种的分布比较清晰。

从 16 世纪开始,欧洲白人向美洲、非洲和澳洲大举扩张并产生越来越多混血个体,特别是现今,交通便利,“地球村”越来越小,跨国婚姻日增,从而改变了人种地理分布并导致人种界线的模糊,使生物学上人种概念不复存在,但在日常生活、社会调查、医学和法医学实践中目前还离不开人种的区分^[15]。最近几百年来,人类迁徙活动频繁,各大洲/区域间都有广泛的基因混合。在过去几万年的迁移中,每一种人种祖先都有地理确定。现代社会由于交通发达,人口流动频繁,不同的人种通婚频率增加,基因混合明显^[53]。研究显示,如今非洲裔美国人有 16.7% 欧洲祖先血统, Solovieff 等^[54] 的结论是 20% ~ 30% 与欧洲混血。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 Montagu^[55] 就提出在体质人类学领域用“民族 (ethnicity)”代替“种族 (race)”, 2021 年 Braveman^[7] 专门发表文章,提出人种概念起源于贩卖奴隶时期,该到废置的时候了,应以“民族 (ethnicity)”“族群 (ethnic group)”取而代之。

4.4 反对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 (Racism) 是夸大种族差异,宣扬种族歧视的理论。把人类不同种族差异视为种族优劣的根源,把人类分成“优等种族”“劣等种族”,前者可以统治后者。现代种族主义的鼻祖是法国戈宾诺 (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 A, 1816~1882)^[56]。种族主义是指人种与文化特征存在某种因果关系,主张某些人种先天优于其他人种。起源于 19 世纪末列强瓜分非洲的年代。在殖民主义时期的美洲,人种概念非常巧合地与 16 世纪跨大西洋奴隶贩卖同时出现,用于决定非洲人的待遇和奴役。这个名词用于歧视性法律、政策和不平等权利和机遇^[7]。

皮肤颜色是与体质、行为、文化特征相连的关键性状,早期研究者对肤色及人多样性的研究集中在欧洲白人与非白人之间。以颜色为基础的人的等级观念,从优越的浅色人种到低劣的深色人种在 17 世纪晚期变得根深蒂固,此后受到各种力量的影响而加强^[52]。

种族主义缺乏科学根据,种族主义断言,北欧种族是人类最有才能的,但几千年前北欧人还处于茹毛饮血时期,中国、印度和孟加拉国的恒河流域,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就已创造了高度文明。世界上文化落后的部落和民族是所处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所致,而不是种族原因^[10]。地球上所有的人种都是共同祖先的后代,由于居住环境不同,遗传变

异的影响,经过漫长的时间才分化成不同的人种。种族主义者说黑人皮肤黑,与其他人种相比,嘴巴前突明显,更像黑猩猩;白人相反,所以“最高级”。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白种人,体毛最多,与体毛进化过程相反。猿类红嘴唇极薄甚至没有,白种人与之最接近。黑人嘴唇最厚,与猿相距最远,能说白人最原始吗? 种族主义者的观点从形态上被否定后,西方又用心理学测验的资料说黑人智力不如白人,在黑人长期被欺侮、掠夺情况下,经济、教育极不平等,所得结果不可能反映实际情况,谈不上是科学的^[15]。

5. 小结

当前,人种的差异在缩小,人种的界限在模糊,人种的概念在淡化。但在实际研究中,人种的概念还不能废止。既不能不用人种的概念,又不要滥用,也没有必要一提种族就是种族主义,要根据研究需要正确应用民族、种族的概念。有一点必须肯定,无论种族是否有生物科学意义,都不能成为种族主义的论据。

一个社会群体,是族群就应称为“族群”,是民族就应称为“民族”,不能为了某种方便就随意改换术语。在美国,族群和少数民族可以通用,但中国的情况不同,否则会造成更为严重的误解和混乱。

在缺乏对种族和民族准确区分的情况下,使用族群一词描述社会群体可能更恰当一些^[40]。

参 考 文 献

- [1] Heinz A, Muller DJ, Krach S, et al. The uncanny return of the race concept[J]. *Front Hum Neurosci*, 2014, 8:836.
- [2] Pang ZhY. Ethnic group, race and ethnicity[J]. *European*, 1996, (6):4-15. (in Chinese)
庞中英. 族群、种族和民族[J]. *欧洲*, 1996, (6):4-15.
- [3] Cooper SR. Race in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research[J]. *Cold Spring Harb Perspect Med*, 2013, 3(11): a008573.
- [4] Banton M. *Race Relations* [M].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67:8-25.
- [5] Livingston, FB. On the non-existence of human races[J]. *Current Anthropology*, 1962, 3(3): 279-281.
- [6] Roof WC, Richmond AH. *Reading in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M]. Oxford, New York, Toronto, Sydney: Pergamon Press, 1973:1-5.
- [7] Braveman P, Tyan PD. Abandon “Race.” Focus on racism [J]. *Front Public Health*, 2021, 9: 689462.
- [8] Elijan Elsa. The end of Ethnology [N]. *China Cultural Relics News (Archaeology)*, 2008-4-18(7). (in Chinese)
艾力江·艾沙. 人种学的终结[N]. *中国文物报(考古)*, 2008-4-18(7).
- [9] Bernier FN. Division de la Terre par les différentes Espèces ouraces d’homme quil’ habitent[J]. *Journal des Savants*, 1684:133-144.
- [10] Wu RK. *Neoanthropology* [M]. Hefei: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91:90-91. (in Chinese)
吴汝康. 今人类学[M]. 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 1991: 90-91.
- [11] Gossett TF. *Ra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 [M]. Dallas TX: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Press, 1963: 25-78.

[12] Polo M. Translated by Liang SZh.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M]. Beijing: China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ress, 2006: 101-120. (in Chinese)
马卡·波罗著; 梁生智译. 马可·波罗游记[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 101-120.

[13] Buffon GLL. Of the apparent varieties of the human species. In Buffon's natural history of man, the globe, and of quadrupeds [J]. Leavitt & Allen, 1853: 118-156.

[14] Stephen M, Hall P. Human Variation: Races, Types, and Ethnic Groups (4th ed) [M]. New Jersey: Upper Saddle River, 1998: 3-16.

[15] Wu XZh, Cui YM. Race and its development [J]. Chin Sci Bull, 2016, 61(34): 3630-3637. (in Chinese)
吴新智, 崔娅铭. 人种及其演变[J]. 科学通报, 2016, 61(34): 3630-3637.

[16] Zhuang KSh. General Theory of Anthropology [M]. Taiyuan: Shan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4: 5. (in Chinese)
庄孔韶. 人类学通论[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5.

[17] Wu XZh, Human Evolution Footprint [M]. Beijing: Beijing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Children Publishing House, 2002: 137-144. (in Chinese)
吴新智. 人类进化足迹[M]. 北京: 北京教育出版社,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2: 137-144.

[18] Wu RK. Paleoanthropology [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1989: 1-5. (in Chinese)
吴汝康. 古人类学[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1-5.

[19] Huang GX, Shi LZH.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China-The Origin of 56 Ethnicities [M]. Beijing: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2005: 1-3. (in Chinese)
黄光学, 施联朱. 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5: 1-3.

[20] Ruan XH. Ethnicity: Nationality or Ethnic group [J].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2008, (2): 32-36. (in Chinese)
阮西湖. Ethnicity: 民族抑或族群[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8, (2): 32-36.

[21] Polednak AP. Racial & Ethnic Differences in Disease [J].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64-370.

[22]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Translated by Wang ST and Wu GY. Guangzhou: Guangdong Publishing Group, New Century Press, 2012: 489-491. (in Chinese)
[美] 史密森尼学会著. 王绍婷, 吴光亚译. 人类大百科[M]. 广州: 广东省出版集团, 新世纪出版社, 2012: 489-491.

[23] Wu XH. On the definition of ethnicity and ethnic group [J/OL]. Chinese Folklore Network, 2010-09-14. <https://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7562&Page=1> (in Chinese)
乌小花. 论民族与族群的界定[J/OL]. 中国民俗学网, 2010-09-14. <https://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7562&Page=1>.

[24] Shen PJ. "Ethnic Group": A concept being misinterpreted and misused [J]. Journal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 46(4): 32-44. (in Chinese)
沈培建. "族群": 一个被误解和误用的概念[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46(4): 32-44.

[25] Pan J. Blomiyi's ethnic classification and its related problems [J]. Ethno-National Studies, 1995, (3): 17-28. (in Chinese)
潘蛟. 勃罗姆列伊的民族分类及其关联的问题[J]. 民族研究, 1995, (3): 17-28.

[26] Smith MG, He N. Ethnic groups and nation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J]. National Translation Collections, 1983, 6(6): 4-19. (in Chinese)
M.G. 史密斯, 何宁. 美国的民族集团和民族性——哈佛的观点[J]. 民族译丛, 1983, 6(6): 4-19.

[27] Barth F. Introductio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M].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1969: 9-38.

[28] Parsons EA, Shils KD, Pitts JR. Theories of Society: Foundations of 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 [M]. Glenco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351-401.

[29] Raymond S. Cultural Anthropology: A Global Perspective [M]. 9th ed.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92: 46.

[30] Huang ZHN. The Concept, Translation and Others of "Ethnic Group" [J]. Academic Forum, 2000, (6): 117-121. (in Chinese)
黄振南. "族群"概念、译法及其他[J]. 学术论坛, 2000, (6): 117-121.

[31] Cartmill M. The status of the race concept in physical anthropology [J]. Am Anthropol, 1998, 100(3): 651-660.

[32] Mason D. The Continu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In: Bulmer M, Solomos ed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Today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15, 19.

[33] Dinnerstein L, Olson JS. The ethnic dimension in American history [J]. Int Migrat Rev, 1981, 14(3): 436.

[34] Michael O, Howard W. Raci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 148); Petersen W, On the Subnations of Western Europe, in Glazer N and Moynihan DP, eds.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177.

[35]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hysical Anthropologists (AAPA). Statements of biological aspects of race [J]. Am J Physiol Anthropol, 1996, 101: 569-570.

[36] Lewontin RC. The apportionment of human diversity [J]. BMC Evolutionary Biology, 1972, 6: 381-398.

[37] Relethford JH. The Human Species: An Introduction to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M]. Mountain View, Calif: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3-41.

[38] Bhopal R. The beautiful skull and Blumenbach's errors: the birth of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race [J]. BMJ, 2007, 335(7633): 1308-1309.

[39] Boas F. Changes in bodily form of descendants of immigrants [J]. Ameri Anthropol, 1912, 14: 530-562.

[40] Conrad PK. Translated by Huang JB, Fang JW. Anthropology-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Diversity [M]. 12th ed.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2: 309-315. (in Chinese)
康德拉·菲利普·科塔克著. 黄建波, 方静文, 译. 人类学-人类多样性的探索[M]. 第12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309-315.

[41] Whaley AL. Ethnicity/race, ethics, and epidemiology [J]. J Natl Med Assoc, 2003, 95(8): 736-742.

[42] Gravlee CC. How race becomes biology: embodiment of social inequality [J]. Am J Phys Anthropol, 2009, 139(1): 47-57.

[43] International HapMap Consortium. The international HapMap project [J]. Nature, 2003, 426(6968): 789-796.

[44] Phillips EM, Adebola OO, Vence LB. Mixed Race: Understanding Difference in the Genome Era [J]. Soc Forces, 2007, 86(2): 795-820.

[45] Templeton AR. Biological race in Humans [J]. Stud Hist Philos Biol Biomed Sci, 2013, 44(3): 262-271.

[46] Moubarac JC. Persisting problems related to race and ethnicity in public health and epidemiology research [J]. Rev Saude Publica,

2013, 47(1): 104-115.

[47]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Revisions to the standard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federal data on race and ethnicity [J]. Federal Register, 1997, 62(210): 58781-58790.

[48] Kurian AK, Cardarelli KM. Racial and ethnic differences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factors; a systematic review [J]. Ethn Dis, 2007, 17(1):143-152.

[49] Ward E, Jemal A, Cokkinides V, et al. Cancer disparities by race/ethnicity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J]. CA Cancer J Clin, 2004, 54(2): 78-93.

[50] Saraiya M, Glanz K, Briss PA, et al. Interventions to prevent skin cancer by reducing exposure to ultraviolet radi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J]. Am J Prev Med, 2004, 27(5): 422-466.

[51] Swallow DM. Genetics of lactase persistence and lactose intolerance [J]. Annu Rev Genet, 2003, 37:197-219.

[52] Jablonski NG. Skin color and race [J]. Am J Phys Anthropol, 2021, 175(2):437-447.

[53] Baharian S, Barakatt M, Gignoux CR, et al. The great migration and African-American genomic diversity [J]. PLoS Genet, 2016, 12(5): e1006059.

[54] Solovieff N, Hartley SW, Baldwin CT, et al. Ancestry of African Americans with sickle cell disease[J]. Blood Cells Mol Dis, 2011, 47(1): 41-45.

[55] Montagu MFA. Man’s Most Dangerous Myth: the Fallacy of Race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5: 567-670.

[56] Cihai Editorial Board. Cihai [M].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1995; 1964. (in Chinese)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1964.
(编辑 安晓意)

(上接第 603 页)

10. 插图依文中出现的先后编排顺序,排于正文内。请用计算机制图软件绘制,图题和图说明须中、英文对照。照片图不宜过大,以看清结构为准,图版版面不超过 170mm(宽)×200mm(高),照片分辨率应≥500dpi 并且有良好的清晰度和对比度。电子显微镜和光学显微镜照片须在左下角加标尺及标尺代表的长度。图的右下角标注图序,图说明应包括染色方法、放大倍数和(或)标尺。

11. 参考文献附于正文末,并依文中出现的先后排序、数量按需要而定,但以不超过 25 篇为宜,尽量用近 5 年的文献。文献书写格式:[期刊]:作者(1~3 作者,多位作者时,列出前 3 位,后加等)。文题.刊名,年,卷(期);起页-止页;[书籍]:作者(1~3 作者).书名.卷次.版次.出版地:出版者,年;起页-止页。在每条文献文题的后面用[J](表示期刊)、[M](表示专著)、[C](表示论文集)、[D](表示学位论文)、[DB](表示数据库)、[CP](表示计算机程序)、[EB](表示电子公告)。未发表的文章或个人通信不应作为参考文献。非英文文献需附英文(即英文对照),英文期刊名称用缩写,中文期刊用全名。

12. 缩略语尽量少用,不超过 5 个汉字的名词一般不用缩略语。非公知公用的词首次出现时应给出中、英文全称,无中文全称时应给出英文全称,缩略语不应移行。

13. 数字:执行 GB/T15835-1995 年《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6)。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和计量均用阿拉伯数字。

14. 医学名词以 1989 年以后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委员会审核公布,由中国科学出版社 1991 年出版的《解剖学名词》和 1995 年出版的《组织学胚胎学名词》为准。暂未公布者仍以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医学词汇》为准。英文药物名称采用国际非专利药名,不用商品名。

15. 论文中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软件及版本号、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统计量的值及其相应 P 值;对于统计描述,呈对称分布的定量资料,应采用均值±标准差($\bar{x}\pm s$)描述其平均水平与变异程度,非对称分布的定量资料、半定量资料、分布的末端无确切数值或分布类型未知的资料,常用 M 与(Q_L, Q_U)描述其平均水平与变异程度;定性资料,常采用

率或比对资料进行描述;对于单(多)变量比较分析以及其他多变量分析,则应根据研究目的、设计类型、资料性质、样本含量、比较组别数、各方法应用条件等选择恰当的统计分析方法;此外,统计学常用符号与术语按国家标准单位或国际标准单位书写,如《统计学名词及符号》标准 GB3358-82。

16. 志谢置于正文后,参考文献之前。用于向参与部分工作,提供技术性帮助,提供工作方便,给予指导但尚达不到作者资格者,以及提供资助的团体或个人表示感谢,并应征得被致谢者本人同意和附上签名同意的函件。

17. 论文一经同意刊用,须由全部作者亲笔签署论文专有使用权授权书,即使用权归《解剖学报》所有。《解剖学报》有权以电子期刊、光盘版等其他方式出版该论文。所付稿酬中已含上述报酬,未经本刊同意,该论文的任何部分不得转载他处。

18. 本刊实行课题负责人负责制,即退修、退稿、校样、样书、版面费通知、稿费及业务联系等均与课题负责人联系。有特殊例外者,应在投稿时说明联系人。论文刊登后获奖者,请将奖励证书复印件及时寄往编辑部。

19. 来稿文责自负,刊登与否由编委会审定,编委会有权对来稿作文字和图的加工。稿件修改时间一般限在 1 个月以内,超过 3 个月且未声明原因者,按自动退稿处理。修改稿须附作者对修改意见的逐条说明,文内修改部分用红字。稿件排版后,编辑部将从网上发送电子版校样,请作者随时关注本刊网站,看到校样通知书后及时下载校样,按要求认真核对,并将校对后的校样纸稿 2 天内寄出。

20. 来稿刊登后酌致稿酬。论著、综述赠送本期学报 1 本及单行本 15 本,研究通讯赠本期学报 1 本。

21. 实验所用动物应提供符合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于 1988 年 11 月 14 日颁发的 2 号法令中的“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的声明;以胎儿为实验对象时,应不超过 5 个月,凡以人为研究对象时应附伦理委员会证明或说明是否取得受试者的知情同意。

22. 来稿请登陆《解剖学报》网站 <http://jpxb.bjmu.edu.cn>; <http://jpxbjb.bjmu.edu.cn> 进行网上投稿。本刊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8 号北京大学医学部《解剖学报》编辑部(邮政编码 100083)。